

黄宾虹册页全集 5

水墨花鸟画卷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黄 宾 虹 册 页 全 集

水墨花鸟画卷

5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宾虹册页全集5. 水墨花鸟画卷 / 黄宾虹册页全集
编委会编. — 杭州 :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40-5828-8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水墨画—花鸟画—作品
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8568号

《黄宾虹册页全集》丛书编委会

骆坚群 杨瑾楠 黄琳娜 韩亚明
吴大红 杨可涵 金光远 杨海平

责任编辑 杨海平
装帧设计 龚旭萍
责任校对 黄 静
责任印制 陈柏荣

统 筹 应宇恒 吴昀格 于斯逸
侯 佳 胡鸿雁 杨於树
李光旭 王 瑶 张佳音
马德杰 张 英 倪建萍

黄宾虹册页全集 5 水墨花鸟画卷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http://mss.zjcb.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制版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 张 21.333

印 数 0,001-1,500

书 号 ISBN 978-7-5340-5828-8

定 价 2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黄 宾 虹 册 页 全 集

水墨花鸟画卷

5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拈花一笑慰平生

——黄宾虹的花鸟画写意

骆坚群

近代花鸟大写意的大师潘天寿，对黄宾虹的花鸟画曾有过这样的激赏：“人们只知道黄宾虹的山水绝妙，不知花鸟更妙，妙在自在在。”黄宾虹的山水画，尤其晚年，用笔苍辣，积墨深厚，所写崇山峻岭，郁勃凝重，一如他所崇尚的五代、北宋画“黝黑如行夜山”，而其花鸟，柔淡唯美，确与他的山水画有“了不相似”（潘天寿语）的韵致。我们所理解的潘天寿的意思，并非谓其花鸟更妙于山水，而是因了山水之“绝妙”，花鸟才能“更妙”。而为何唯有山水能“绝妙”，花鸟才能“更妙”，不妨先来看看画史的经验。

我们知道，花鸟画渐盛并独立成科，晚于人物、山水，约在五代末、两宋间，且一开始就有“黄筌矜富贵，徐熙工野逸”两种风格路径。或也因五代、两宋有画院主导，“黄家富贵样”占上风，设色精工且术以专工是主流，兼擅山水、花鸟的画家并不多见。有意思的是，能兼擅花鸟、山水两科的高手，更多见于文人开写意即“书法入画”以后。如元初赵孟頫，禽鸟、花卉、人物、山水，可谓各科精能，才华盖世而领袖群伦，所实践的正是他自己倡言的“贵有古意”。具体而言，一则上追晋、唐看似稚拙的“古意”，一则承绪北宋苏、米“书法入画”的“雅格”。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经赵孟頫规导的元代画坛，“书法入画”成为主流，而山水、花鸟兼擅的风气也开始大盛。即如赵孟頫的前辈兼同道钱选，其山水、花鸟亦精能兼雅逸而为世所重；所谓“元四家”中，倪瓚、吴镇、王蒙，山水之余皆作竹石；杭州画家王渊，在赵孟頫的指导下，将似渊源于五代徐熙“落墨花”的“墨花墨禽”出落得蕴藉雅致。故黄宾虹言“元人写花卉，笔意简劲古厚，于理法极严密”。至明中期，吴门沈周、文徵明再续这一脉水墨传统，以山水大家兼作花鸟，只是较元人更趋简逸，当是因了草书入画的缘故。这种更加草笔写意的风尚经陈道复、徐渭掀起高潮，但黄宾虹将之与元人相较，认为“白阳、青藤犹有不逮”，是谓晚明水墨太过恣肆，或失“古意”。至清中期，花鸟画在扬州更呈现出繁荣与衰落互见的这种峰尖期的两面性。这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间的花鸟大家如华新罗、高凤翰、黄慎等，亦画山水，但似乎是用花鸟画的笔致情趣来经营山水，其山水倒有了一种失重与空洞的感觉，或许正因为此而不为画史所重。如此稍稍回顾画史，可知文人开意笔作画之后，兼擅山水、花鸟更盛行，同时，也似有一个规律：若以山水为主兼擅花鸟，气局格调往往高，笔墨手段也往往法理兼备，反之则不然。可算是个例外的是八大山人，所画山水也如其花鸟，气格高标，但若论手段多面、法理兼备或又有所不逮了。

以这样的画史现象及规律，来看黄宾虹花鸟画与其山水画的关系以及花鸟画的旨趣追求及成就，就有了依据和出发点。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再来看花鸟画在黄宾虹的艺术世界里及其平生经历中，是个怎样的位置和角色。

黄宾虹15岁那年，父亲为庆自己五十寿辰请来画师陈春帆画《家庆图》，获得全家的欣赏喜爱，也成了长子黄宾虹压箱底的宝物珍藏了一辈子。三年后，父亲又请陈春帆为黄宾虹师，这是黄宾虹第一次正式拜师学画。虽然从小就喜欢摹写古人画迹，但绘画作为一项“术业”，当然也令他父亲认定须有一师徒授受的过程。想必也正是职业画师陈春帆，将中国画状物、写人、摹景的基本图式规范，系统地给黄宾虹打了一个底。几年后，又在父亲的安排下，二十出头的黄

宾虹只身投奔在扬州为官为商的徽籍亲戚，希图结交师友，扩充见闻，或者更希望有合适的位置来安身立命。扬州，曾是盛行花鸟画的重镇，虽乱世之际，仍有七百余画师云集谋生，但浮俗粗率却是当时画坛的景况。

但在这一片衰败低迷中，有一个已患“狂疾”的画师陈若木让他驻足凝望。有著者称陈若木曾是太平军画师，或谓陈乃太平军画师虞蟾的弟子，可知其人颇有些经历。其山水画笔线遒劲恣纵但设色古雅，黄宾虹称之为“沉着古厚，力追宋元”，而“双钩花卉极合古法，最著名”。值得注意的是，黄宾虹于扬州画界，独对陈若木怀有特别的敬意，尤称其“古厚”“古法”，言下之意，或正是为表达对扬州画坛甚至他当时所感受到的整个晚清画坛的某种失望，同时也透露出与元初赵孟頫“贵有古意”相通的心曲：是有意识、有选择地向传统乃至上古三代金石古迹溯源、探讨“沉着古厚”之“古法”的最初的思考。1925年黄宾虹著《古画微》时，举清末维扬画界的佼佼者，仅陈若木一人而已；在给朋友的信中又将其列入“咸、同金石学盛而书画中兴”时涌现出来的、具有近代意识的新艺术先驱之一。所谓“道、咸中兴”即是清末以金石学为学术背景所引发的中国书法、绘画的复兴，这是黄宾虹酝酿了一辈子的重要见解，20岁刚出头在扬州遇陈若木时的见识与思考，当是这一见解的萌芽。

黄宾虹一辈子念念不忘陈若木，也藏有陈的山水、花鸟作品，但从未说明自己曾拜师于陈，所以，后人所作的传记中，对黄宾虹是否向陈学画花鸟，就有了两种说法，并由此揣测黄宾虹何时开始作花鸟画，但今能及见的早期即款署60岁前甚至70岁前的花鸟作品也极少。可以肯定的是，以青年黄宾虹的志向，对自己的期许，一定是在“岩壑”间，即山水画的造就上。虽然当年的扬州及以后所居的沪上画坛，花鸟画都是大宗，可称为时尚，或可称为近代中国画变革之滥觞，但这或许正是秉性稳健、内敛的黄宾虹想要回避的。在黄宾虹64岁所作的《拟古册页》中，临拟王维、荆浩至沈周、文徵明共十家，是用一种冲淡、清明的笔意统摄古人各异的笔法格调。其中唯有一幅花卉拟意唐寅，意笔、设色，与山水同一旨趣，秾古舒和，而未染黄宾虹已居20年的海上流风时习。“沉着古厚”之古法，他首先于山水一道中求索，这应该是黄宾虹坚定的抉择。从他晚年大量的花鸟画作看，“勾花点叶”肯定是他非常之所爱，而谨慎其笔，迟迟不作或少作，还应该他艺术进程中的策略，这一策略或许就是因了扬州画坛带给他的教训和思考。

1937年春夏之间，74岁的黄宾虹应聘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远赴北平，不日即遭遇“七七事变”，南返无计，黄宾虹只得沉下心来，除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及北平艺专的教学外，就是整理平生所积累的写生、临古“三担稿”，潜心于如何将已经成熟的“黑密厚重”山水画风推向极致再求繁简疏密诸画理画法的破解，潜心研究金石笔意如何融入甚而改变山水画传统中的诸种皴法。国破家飘零的境遇，以及上述画风欲变未变的瓶颈状态，应是一个忧思、苦闷的特殊时期。出人意料地，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黄宾虹画了大量的花鸟作品。在给南方弟子黄羲的信中，他写道：“风雨摧残，繁英秀萼亦不因之稍歇。”应该就是黄宾虹此时的心境。敌寇临城肆虐之际，舍命抗击，抵死不渝，是为尊严；面无愧愤之色，反以从容淡定处之，亦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尊严本色。遥想当年恽南田，少年即随父起义抗清，败落后竟

隐忍于清督军府中，待与父亲不期相遇杭州灵隐寺，漏夜逃逸，此后一生混迹于一班文人画家圈中，山水蕴藉洒脱却自谦技不如人而沉浸于娴静雅致的花卉，尤其设色不避妍丽，或许正是不堪于山水故国之思，寄情柔曼的花花草草，也是为抚慰愁肠百结的桑田乡梓情怀。1944年春，黄宾虹过长安街，见日军在新华门前集队操练，愤恨不禁，归家作《黍离图》，题曰：“太虚蠓虻几经过，瞥眼桑田海又波。玉黍离离旧宫阙，不堪斜照伴铜驼。”猖狂一时的日寇，就像夏日空中乱舞的小虫子；目睹被摧残、被污辱的家国，自然引人“心中如噎”。看惯世事沧桑的黄宾虹，内心深藏的是对这个国族深切的信念，这种信念是他能够淡定从容的内在力量。事实上，在花鸟画中体现这种内在力量和娴静淡定之美，在当时的北平，是被赏识的。北平有不少人喜爱他的花卉作品，并流布于琉璃厂的画铺，黄宾虹还不明就里，或许他并不希望这样的适情之作出现在画铺中。

虽说黄宾虹大量的花鸟作品作于北平期间，但署年款的并不多见。之所以将其中大部分无年款的作品定为北平期间的作品，是参照了山水画的笔墨技法及进程。70岁以后，黄宾虹山水画从风格到笔墨技法已趋成熟，他的花鸟画根基在山水；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同其山水一样，他的花鸟也从明人的法度出发上溯元人，即以明人从沈周到陈白阳这一脉成熟的写意花鸟为基调。因为明人在“物物有一种生意”即生趣活泼上，在笔墨勾染的手段方法上，比元人更放得开，但比清人淳厚，去古不远。从现存的大量无款作品可看出，黄宾虹在明代画家“钩花点叶”草笔写意的基调里流连了很久，这在同辈人中是很独特的。就如张宗祥所评说的，既不是宋人那种“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的刻画守形，亦非清代以后因循旧轨的无趣或近代新画风的排奁恣纵。时已过古稀的黄宾虹，视濡墨研色、“钩花点叶”为山水之余韵，性情之陶冶纾解，其胸襟气质，恂恂然，霭霭然；其笔墨修养，水到渠成，信手拈来，自然是化厚重为轻灵，出谨严而“自在”，即潘天寿所谓其“与所绘山水了不相似”。其实，潘天寿强调的是，能拉开厚重与轻灵之间的差距，是一种大本事，因为其内里是笔墨根砥，是胸襟的潇散疏放。

辨识黄宾虹笔下的花卉，可分出这样几种类型：一清雅，一秾丽，一老健而含稚趣等，在时序上也大致如此。初到北平前后，落笔轻捷柔曼且多为山野清卉，这是观者最为“惊艳”的那部分。不由得让人感慨的是，古稀老人的笔下，分明有一种温存怜爱的情怀。出笔、落墨，但见轻捷单纯，尤其用色，清丽唯美，似乎边随意流泻的温情。虽凡卉草花，但气息沉静高贵，用潘天寿的话来说就是：“其意境每得之于荒村穷谷间，风致妍雅，有水流花放之妙。”潘天寿所言正合黄宾虹的“民学”思想，于宋人经典中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他必定更倾向于徐之“野逸”所体现出来的天然疏放的生命特征。

这里需要插一句的是，从所遗存的作品看，北平期间，黄宾虹还大量地挥写草书，即所谓“每日晨起作草以求舒和之致”，这种作草以求腕力和“舒和之致”的努力，不仅体现在了他的山水画里，更多见于花卉写意中；尤其较早期的作品，特别着意于笔致的清轻散淡，但笔下枝叶飘举翻飞，似有微风轻拂其间，这种极为控制的动势姿态的表达，当全

赖其腕间力量的微妙和控制力。除了那些知名不知名的山花野草，黄宾虹还热衷于被称为“富贵气”的牡丹图，但他的牡丹没有那种人们加给它的所谓“富贵气”，黄宾虹在意的是，还原它在自然中原有的风采，所以，它美，它健康，它天然疏放，是一种全然拥有自然天性的“富贵”。

另一路被传统称之为“君子”的题材：梅兰竹菊，最易落入概念而令人乏味，黄宾虹着意抒写其气质之清灵，更多书法笔意。如《梅竹水仙图》等，水墨与设色用一种灰调子统一起来，并用这种灰调子的墨晕写在水仙花的周边，光影、香氛、氤氲弥散，诸“君子”和而不同，欹侧间，自有一种月白风清之致。从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黄宾虹欲将所谓的“富贵”和“野逸”，将元人所谓之“古雅”与明人所钟情的“生意”作融会贯通的创造性探索，别有一番用心，也别开了一番生面，正是张宗祥叹服的“淡、静、古、雅，使人胸襟舒适，可以说完全另辟了一个世界”……

在黄宾虹85岁由北平南返杭州前后，又有一种烂漫秾丽的风格出现。我们甚至可以很难得地看到，虽早年在沪上，与海上画坛，取低调、边缘以保持独立的姿态，但在这一路风格里，却仍能发现海上画风也毕竟曾熏染过他。明艳之色彩也是他乐于尝试并用于九秩变法时的山水画里，只是他仍能以“自自在在”之风神而远避海上浮俗习气。85岁前后还有一批数量相当、款题“虹叟”的作品，与同时的一类山水一样，明显可看出是一种金石笔意入画的尝试。85岁以后，题款多见“拟元人意”，有题款更明确写道：“元人花卉，简劲古厚，于理法极其严密，白阳、青藤犹有不逮。”又：“没骨、双钩，宋人有犷悍气，洎元始雅淡。”“元人多作双钩花卉，每超逸有致。明贤秀劲当推陈章侯，余略变其法为之。”由此可知，黄宾虹于画史经典，山水着眼于五代、北宋，花卉着眼于元人，虽皆从明人筑基，心所向往在宋、元，孜孜所求的是“沉雄古厚”“简劲古厚”之古法，“古厚”一语，殊可揣摩。

黄宾虹晚年尤其是九秩变法时期的山水画，尤被世人看重的是墨法的精湛和大胆的用色实验，这里面就有来自花鸟画的灵感，而此时的花鸟画，亦正与其山水俱入化境。如作于90岁的《设色芙蓉》，破墨法兼及色彩的浓淡互破，渍墨法同样适用于色彩的渍染，使得水墨与设色，写生物之意态与抒胸中之情怀，随遇生发，而笔线的凝练苍辣与墨色晕章之淹润华滋如同所题：“含刚健于婀娜”。“黄山野卉”是黄宾虹晚年常作的题材，为抒发对故里黄山风物的念想，其丰润厚实而融洽的笔墨和设色，也与此时的山水同一旨趣和境界——古厚中焕发生意。进入这种圆融境界的黄宾虹，仍用秾丽烂漫的笔调，作那一路具海上画风的大笔写意，只是在花草丛中总有一两只神气活现的翠衣螳螂或憨憨的红衣小甲虫。笔墨之苍老，情态之童真，真所谓“水流花放之妙”，“妙在自自在在”。

高山峻岭须敷以华滋草木、繁英秀萼以至鸟飞虫鸣，才足以完整表达黄宾虹心中眼中的“大美”。我们相信，既有悲天悯人之襟怀，又具“自自在在”之品性，才是完整的性情，才有丰沛的情感。拈花一笑慰平生，正是黄宾虹眼中笔下的花鸟草虫和山水自然一起伴随他得享高寿，且越老越健，大器终成。





水墨花鸟画图版



梅

纸本 107.9cm × 42.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题识：疏花纤月斗清寒 曾向西湖雪后看 零落断香三十载 几家风笛倚阑干 南崖高松

铃印：黄宾虹 片石居



梅

纸本 47.5cm × 42.3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题识：七十看花岁已残 始怜梅蕊照衰颜 河清可道遭逢易 驾俗深惭会合难 锦绣等闲藏黼黻 骊龙珠哀媚江山 欲留光彩无穷事 心绪悠悠竹素间 默卿句

铃印：黄宾虹 竹窗



仿古墨梅 两幅 之一

纸本 40cm × 31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仿古墨梅 之二



梅

纸本 39.6cm × 27.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梅

纸本 39.4cm × 27.8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梅

纸本 41cm × 37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题识：梵宇欣初到 梅花已报春 一枝犹带雪 七日正逢人 色相空中得 年光静里新 山楼仍若构 尝与白云邻 杜大中